

重新認識性別的多元面貌

瑪達拉·達努巴克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組長

壹、性別，正在改變！？

有一天，在飛機上遇到一對夫妻，帶著約五歲的兒子搭飛機，好像是要回鄉過節的樣子。聰穎的孩子一直纏著媽媽問：「飛機要飛了嗎…？」、「她們為什麼一直走來走去啊…？」小夫妻倆各忙著自己的事業，電話不離手、文件是一份接著一份。等到飛機即將起飛，兩人才把手邊的東西放下來。孩子接連好幾個問題，都一直沒有得到回應，他開始哭了起來：「妳都沒有聽我講話…」，媽媽回答說：「你是男生，你不能哭，要穩重一點，你看看爸爸在幹嘛，他不是都沒有在講話嘛！只有女生才會一直囉哩囉嗦講個不停喔！」。小男生突然停止了哭泣，這一刻他終於得到了媽媽的關注，他轉頭向埋首報紙堆的爸爸看了一眼，再回過頭跟媽媽哭著說：「可是爸爸也沒有在幹什麼啊，我要怎麼學啊！」。

我坐在後排的座位，看著這齣真實的戲，這真是現代人的家庭樣貌。媽媽雖然也進入職場，處理忙碌的業務，老闆才不會為了她要返鄉探親而減少工作要求，但身為一位母親，傳統的母職又加諸在她身上，她要一邊處理工作，又要照顧孩子。依照這個家庭動力來看，爸爸大概從來不管孩子管教的事情，典型的家庭容易把爸爸放在「無形的」棍子的位置，需要有人形成鞭策壓力時，「爸爸來了！」就像一個定心丸拿出來使用，一直到「爸爸來了！」無用後，才會換成「警察來了！」。

媽媽真是累翻了，好奇的孩子賴著她問東問西，媽媽使出無比的耐心，在一通又一通的電話之間，偶爾關心孩子的問題；而爸爸呢？他的工作只是：搭飛機、返鄉探親及成為「爸爸來了！」。然而，孩子一句經典的回應，點出這個「傳統性別結構」在家庭作用的困境：「爸爸真的都沒在做什麼，我要怎麼學他呢？」身為男性的爸爸從照顧工作中脫身了，而僅成為一個示範性的刻板角色認同對象而已。「女生是多話的」而「男生是穩重的」這種刻板印象刻畫著這一對夫妻，下一代也同樣受到潛移默化。

不過話說回來，比起再上一代父親的嚴苛的形象，這位爸爸其實算相當友

善了，不會對孩子兇、也不會用暴力管教，他只是「不做什麼」而已。打開電視，談話性綜藝節目討論的親子關係對話中常聽到這一代父母與上一代之間的差異是什麼，的確，這一代爸爸媽媽的「性別」框架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脈動中鬆動了不少。當然，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故事，無法很簡單的化約整個臺灣社會的性別問題，但也看出性別意識型態是如何無形地傳遞下來。

長久以來，社會形成了所謂的「男生就是要…，女生就一定是…」的固定印象，認定男女在社會角色上有所差異，而對男女的期待也有所不同。但到了重視自由與人權的當代開始產生了變化，一來人們對於自由平等的概念提升了，認為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均應享有平等的自我實現機會，如果某一性別受制於性別刻板印象而使得社會機會受到阻礙或剝奪，即抵觸了自由平等的概念。因此，一開始在爭取性別平等時，講的是根據生理性別差異而區分的性別。如電影《蒙娜麗莎的微笑》中那個年代的女性，受教權未被平等保障，只有富豪千金才可能進入昂貴的私立學校，並成為富家公子求偶的對象。

貳、性別新解

當代所謂的「性別」在詞意上已經有了不同，以英文*gender*表示，有別於過去只談生理的「性別」（*sex*），性別平等爭取的男女平權，但如果光只談生理性別，可能就忽略了性別特質、性別認同及性傾向的差異，更忽略了社會結構對性別少數構成的宰制與壓迫。

所以，當我們談到性別的時候，可能還包括性別特質。性別特質不一定跟生理性別有直接的相關，陰柔特質不專屬於女性，相反的，陽剛特質亦非男性才有。最著名的例子是在2000年時，屏東縣高樹國中發生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一位常被稱為「娘娘腔」的學生葉永錠，因為長期受到性別霸凌，為了避免上廁所時受到欺負，只好選擇在上課向老師報備上廁所；不幸的，就在離畢業一個月前夕，他在廁所間裡發生了意外，頭部後方遭重擊而導致顱內出血，最終仍離開了人世¹。雖然法院最終是以廁所濕滑導致了葉永錠重傷，而做出業務過失的司法判決，但真正害死葉永錠的，是社會長期以來漠視的性別歧視與性別霸凌的問題。如果葉永錠沒有長期受到同儕們對「娘娘腔」的攻擊，葉永錠是不會選擇用這種模式上廁所的。

法國電影《玫瑰少年》即描述一位陰柔舉止的小男孩維多的故事，其實，

維多從小就展現陰柔特質，父母親也未覺得有異，直到全家因為父親工作調動而搬到A社區之後，才有了改變。A社區不能接受維多的陰柔特質，認為維多會變成「同性戀」影響其他的孩子，更建議父母親協助維多建立男性認同，這麼一來，原來親密和樂的家庭變了樣。原本的支持不見了，母親要維多把長髮剪短，而父親也開始與維多疏遠，甚至連維多的兩位哥哥也都因為怕自己在學校被同學嘲笑說他們有一個娘娘腔的弟弟，而對維多的態度也感到困擾。後來家人發現，自從社區的人要求他們改變維多的性別特質之後，全家都變得不快樂了，後來決定搬家到B社區。沒有想到B社區能接納維多的陰柔特質，全家又回復到原本的快樂。

A社區的民眾對於性別的概念仍固著性別刻板印象，而且是恐懼同性戀(*homophobia*)的，害怕維多會擾亂了社區原本的性別觀；口口聲聲說會影響其他孩子，但在他們歧視的眼光下，他們早就先傷害了維多。反觀B社區的情況，維多不被認為是問題，反而可以更自在的跟其他朋友玩，對孩子來說，除了性別認同，還有更重要的自尊、自信的學習及對環境安全的信任，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被大人剝奪了自尊與安全的環境，反而才是造成性別少數孩子心靈創傷真正的原因。

性別的第三個概念為性別認同，是指在現有的性別分類中，自己所認定的性別。例如一個生理女性，可能骨子裡認為自己是男生。電影《裝扮遊戲》中的故事主角10歲的洛兒因為自己認為自己是男生，甚至幫自己取了一個男生的名字－米克，並用米克跟同儕建立關係。電影中的情節從放暑假的夏天開始，似乎家人已經為了處理洛兒因為性別認同而惹出的麻煩搬過了一次家。母親告誡洛兒千萬不可再說自己是男生，但洛兒心理認定自己是男生，所以也在「不讓家人受傷害」跟「我要不要作自己」之間掙扎。「米克」的好人緣讓「他」在同儕之間得到認同，也開始學習身為男生該學的性別角色。

外在的壓制沒辦法改變洛兒內在的性別認同，當她認定自己是他，並不是因為他腦袋有問題或說他性別認同錯亂。對一個跨性別者來說，性別認定與生理性別的落差，往往是他／她此生最重要的一項功課，但這無關於他／她平常的生活作息或思考能力，反而，是社會的性別框架與集體道德，會讓他／她感受到威脅，傷害來自於社會的不了解、不接納，而非跨性別認同本身。

其實，也越來越多的性別研究視野拓展到陰陽人的領域，陰陽人是指在

生理性別同時具有男性及女性的性徵，不論是基因或賀爾蒙的原因，生理性別的多樣性更打破了過去二元論的性別觀念。澳洲提出第三種不定義性別的身份認定、智利提出更改性別身份只需自己定義，這些都是對於多元性別尊重的具體展現。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先去看看《我是女生也是男生》這部影片。

參、別被霸權困住了！

另外一個性別的概念，就是「性傾向」了。從上述幾個性別概念的層面來看，社會對於性傾向差異中普遍存在著「同性戀恐懼」。也就是說，人們對於性別多元差異的恐懼，來自於對於同性戀的恐懼。這件事要從「異性戀霸權」說起，這裡的霸權不是兇惡霸道的意思。要了解「異性戀霸權」此一名詞要先了解「文化霸權」一詞。

「文化霸權」是義大利政治學者Gramsci²所提出的哲學和社會學理論，他認為「一個社會階層可以通過操縱社會文化（信仰、解釋、認知、價值觀等）支配或統治整個多元文化社會，統治階級的世界觀會被強行製作為唯一的社會規範，並被認為是有利於全社會的普遍有效的思想，但實際上只有統治階級受益。」政治學者Iris Marion Young³引用此一概念，認為造成弱勢群體受到社會壓迫的面向之一，正是源於這種唯一支配的操縱方式。所謂的「異性戀霸權」也就是把性傾向以階級概念做為分析工具，指「社會習慣、規範與制度都依著異性戀結構的需求來設計」，我們也都習以為常了這種設計制度不以為意，然而，正是這種霸權，使得弱勢性別或性別少數群體的權力受壓制。

就性別的四個概念來看，不論生理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皆受到某些意識型態的宰制，綜合來看，是一種單一性別認同、異性戀、男性中心的霸權型態。性別平等教育正是要以「性別」做為分析工具，試圖在教育體系、制度、教師意識、課程及教材內容重新批判並省思不注意到性或性別少數的現象，這些現象正也造成了因性別而產生的種種問題，包括：女性生涯受限、女性仍是受性騷擾、性侵害的高危險群、性或性別霸凌仍普遍存在、未重視同志學生的發展需求因而同志青少年的自殺事件時有所聞，學校應該重視每一個個體的自主權及受教權等基本人權，這也是臺灣重要寶貴的民主價值。

肆、性別平等教育促進的民主、繁榮與進步

其實，拿每年七夕情人節的例子來看，如果說七夕情人節是中國文化中愛情忠貞的「原型」，那麼這個原型中充滿著異性戀男性中心的影子就不足為奇，它甚至還傳頌千年。故事的源頭是因為牛郎孝感動天，天上的神明為了要給牛郎獎勵，特別換化成牛隻告訴牛郎什麼時候會有一群仙女在天池邊洗澡，只要偷走一件衣服，沒了那件仙衣，仙女就飛不上天，就要跟你回家成為牛郎的妻子。牛郎照做了，傷心難過的七仙女只好跟著牛郎回家，以現代法律的觀點來看，牛郎不但竊取他人財物並且限制人身自由，還把仙女帶回家強迫婚嫁，甚至性侵害得逞生下一對兒女。玉帝知道自己的女兒受苦人間，想要讓女兒回家，故事情節浪漫化了這一段愛情，讓人們誤以為是玉帝要破壞牛郎織女的愛情，殊不知是織女離不開一對兒女，而中國傳統「從一而忠」的貞節概念讓織女陷於離開與不離開丈夫的糾葛關鍵。

像牛郎織女的故事，如果沒有機會重構，那麼代代都複製了這種具有性侵害迷思並被浪漫化處理的愛情魔咒中。更不用說白雪公主、睡美人等童話故事，那更是讓女性陷於「等待真愛」奇蹟的貞女烈女迷思之中。

然而，學校教育很容易在未覺察而特別提醒的情況下依循著既有的性別結構，也使得教育仍然複製著過去的性別意識型態。也就是說，性別平等教育有其民主、批判性、趨近社會正義的本質。2004年通過之《性別平等教育法》立法精神特別引用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為落實上開憲法規定意旨，並厚植性別平等教育之資源與環境，提昇教育本質與內涵，建設性別平等之公民社會，爰制定本法。」於多元社會中，學校應破除兩性二元對立之刻板印象，平等對待學生及教職員工之性別氣質表現，並關懷性別弱勢學生之受教權益。

葉永鋐事件正顯示國中校園對具女性化傾向之男學生充滿敵意，不僅嚴重損及其受教權，甚至危害了更基本之人身安全及生命權。同時，學校亦應正視性傾向之多元性，給予異性戀、同性戀等不同性傾向平等對待，並尊重學生及教職員工之選擇。不只是要消極的消除歧視、更要積極地保障各種性傾向的平等人權。

霸權就像每日呼吸的空氣一樣不易被察覺，除非有一天遇到了性別上的困境。這個困境可能小從穿著打扮受到性別刻板框架限制，也可能使得與父親

關係的疏離、家人與同志兒女彼此的不諒解；大到工作會受到性別歧視或性傾向歧視，也有可能複雜到孩子要從母姓還是從父姓、為什麼婚後會住男方家、為什麼是女生嫁出去，而不是男生嫁進來、先死了先生的太太要墓碑上要被稱呼為「未亡人」等，這些都必須透過教育來進行性別意識的提升，才能讓學生不受制於異性戀男性中心的性別意識型態而不自知。

臺灣成立許多發聲與互助的性別平權團體，如「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等，期待能喚醒大家對於社會加諸於性別少數壓迫的覺知，並希望能讓大眾多了解多元性別的概念，從了解開始進而接納、尊重。每年同志大遊行時，性別多樣的伙伴們共同上街呼籲，為的就是爭取同志的基本人權，包括基本公民權、工作權、婚姻權、不受醫療歧視等。我們相信臺灣這塊土地應該要能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但願能讓每一個人都能呼吸到自由不受壓制的空氣，而能勇敢地做自己。

註釋

- 關於葉永鋐校園性別事件可以參考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出版的《擁抱玫瑰少年》一書。
-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 Young, 1990, Jus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p. 166-71.